

上中学时,就听老师讲,宇宙是无边无际、无始无终的。后来又听说,科学家计算出,地球产生于45亿年左右。当然,这个数字的测算,随着科学的发展还在不断地变化。而人类史据说已有一百万年左右,人类文化史也有一万年左右了,人类文明史则已五千多年。这些数字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,都是深不可测的谜团。尽管人类文明在轴心时代,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,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,出现了中国的先秦时代、古希腊时代和古印度时代,使人类文明得到重大突破。但那时的先哲先圣对人类的贡献,也只是把握了认识世界的规律和方法,开阔了人类的视野和境界。至于站在科学的角度,在技术层面的探源上也才是个开始。而现在时间过去两千多年,虽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已硕果累累,但是,对于漫漫长河的宇宙来说,其修远矣。

灯下漫笔

永锡难老

吴国荣

对人类来说,无论认识世界,还是认识人类自身,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。年年岁岁、朝朝暮暮,都在不停地变换时代、都在不停地生死轮回。每一个兴衰更替,都是一种成熟的覆灭,都是一种新事物的催生。虽然,科学成果能客观存在,世界观、人生观能赓续传承,但是,这都有一个重新学习、重新认识的过程。当人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重新审视世界的时候,又会面临一种新的轮回。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看待这种现象,就是社会永远是在螺旋式地发展,是在波浪式地前进。人类的认识没有绝对,也不会有终结。所以,无论是人类社会,还是独立的个体,没有绝对的正确,都是相比较而存在,相对立而发展。

一个国家、一个朝代,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,都是由不成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发展和完善。当这个集团的制度接近成熟或已经成熟时,就要不断地增加新的动能,要进行新的改革。成熟的背后就意味着老化和腐朽,需要不断学习和探索,不断改革和创新。

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有幼童期、青壮期,也会进入暮年而衰老。我们如何才能在思想上做到“生命之树常青”、源头活水清如许,就需要不断地学习求索。通过学习求索而转化成新的动能,这就是注入人体内的活水,就是滋润人们思想的甘霖,才能使生命之树常青。这是指对世界观的不断校正,对人生观的不断优化,对价值观的不断提升。这样,人的思维才能符合时代的潮流,人的观念才能和发展变化的社会合拍。生活中,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人,要么是冥顽不化、偏执守旧,要么是自以为是、刚愎自用,这都同不注重学习求索有关,不注重接受新生物有关。“满招损,谦受益”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。人类对于社会发展变化的认识,对于人类自身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。“学然后知不足……知不足,然后能自返也”。每个人在对社会和人生的认知方面,都应该放下身段,谦虚谨慎,戒骄戒躁,孜孜以求,生命之树才能永锡难老。

浩瀚的宇宙,纷繁的世界,茫茫的人海,奥妙无穷。为了与之同行,人类在一代一代地求索探究。而人生有限,世代相续,永远处在一种从幼小向成熟、从成熟向衰老发展的状态。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中,我们应该不断学习,勤于思考,勇于创新,把人类和社会成熟的知识及经验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,这样才能不断地破译解码人类和宇宙的奥秘。



岁时节日

九月的秋天

史彦军

九月,是收获的季节。一粒种子,从播种到发芽,再到茁壮成长,最终结出累累硕果,是多么值得赞许的事情啊!我们感叹自然的力量,感叹成长的奇迹。

看吧,满地的谷穗成熟了,那可是一粒粒渺小的谷子创造的奇迹。微风轻拂谷田,谷子黄绿的枝叶随风摆动,谷穗沉甸甸地弯下了腰,黄灿灿,金澄澄,结实长大,颗粒饱满,一看便是丰收年。

玉米地里,粗壮高大的玉米秸秆上悬挂着硕大的玉米,一粒玉米变成了两穗、三穗玉米,神奇的土地,真是一个百变的聚宝盆,种什么就长什么,土地给予人类的馈赠真是太丰厚了。

农家人,把力气使在土地上,把汗水挥洒在泥土里,希望的种子便生根发芽了。欣喜地看着它生长,看着它结果,只要有成长的希望,一切的劳累与辛苦便都值得。秋天是农家人最开心的日子,付出得到收获,可以果腹,可以换物,可以卖钱,如此便能购买所需的万物了。

九月的秋天真美,柿叶还是深绿,柿子却已微黄了;枣树上,绿枣黄枣红枣,花花点点,似隐似现晃动在尚还绿意盎然的枣树叶中,红枣酸甜,黄枣青脆,看摘枣的人们,揪着树枝把手伸向眼前最红的那个,触摸到的时候,那脸上的欣喜扯着眉梢,挂在嘴角,这是发自内心快乐的微笑。

山西的秋天果实很多,苹果红透了脸,葡萄黑紫了脸,核桃绿了脸,酥梨黄了脸,山楂树红透了天,海棠果压弯了枝。此时的街市,水果丰富,人们争相购买品尝秋收的味道,嫩花生嫩瓜子嫩核桃,香脆味美要抓紧吃,红薯土豆新玉米,都是新出土的味道好。

九月的秋天,是硕果累累的秋天,是万物茂盛的秋天。牛羊们尽情啃食丰厚的绿草,鸟儿们欢快地啄食着野地的草籽,野兔纵横在广袤的田野,遍地都是吃不完的食物。秋天,丰收的不止是粮食水果,大地上所有的植物都在尽情肆意地生长,登高远眺,苍茫大地生机勃勃,丰硕广阔,万物皆丰。

九月的秋天,丰腴、艳美、壮观、博大,我们为之感叹,为之赞美。

心灵吟唱

秋雨漫思

小雅

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。一早醒来,便感觉到了秋的寒意。换上长袖衣裤,随手拿一本书,倚窗而坐,静听雨声。

隔窗望去,天灰蒙蒙的,屋顶、树木、车辆、小路,都湿漉漉的,楼下的施工现场也停工了,一切都在静默中接受秋雨的洗礼。

花园里,亭亭如盖的树,在秋雨浇灌下,更加翠绿;不知名的花儿,粉紫的、红的,在秋雨中像被画笔涂过一般,更加娇俏艳丽。打着伞出行的人,小心翼翼,低着头,缓慢前行。

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这样的时刻,最宜听雨。无意看书,凝神听雨。听潇潇细雨,错落有致地打在屋檐上,又滴落在秋叶秋草上。雨落沾花,花语有情。雨打秋叶,叶片轻轻颤动的瞬间,心也跟着悸动。

雨渐渐变小,轻轻的,柔柔的,像情侣窃窃的私语,像母亲温柔的叮咛,像秋虫细细的低鸣,像微风轻轻划过耳梢,像咖啡的香气氤氲地漫过口鼻,有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、写不出的妙意。

打开窗户,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、带着花香和青草的、混着泥土芬芳的气息,扑面而来,顿觉清凉。窗外的花草树木,经历了一夏繁华,正在走向枯萎、凋零。

秋雨,没有春霖的生机,没有夏雨的奔放,没有冬雨的冷酷,绵密中带着一丝清凉,轻柔里裹着几许忧伤,静谧中挟着数点轻愁,点点滴滴,丝丝缕缕,拉开了秋的序幕。

秋意渐来,静水流深。正如人生的中年,向着寂静、成熟悄然走去。如不为五斗米折腰,采菊东篱远望南山的陶潜;如举杯邀明月,千里下江陵的太白;如被贬三州,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东坡;如行到水穷,坐看云起的王维,变得诗歌般优雅、古典般恬静、水墨画般隽永、酹茶般醇厚。一切都更有意蕴,更具风致,更兼情韵,更加深沉凝练、旷达婉约、温润洒脱、淡泊悠远……

一股清风吹来,带来一丝寒意。

秋,真的来了。天凉好个秋。



本版图片选自百度网

人物

天黑下来时,场地黑压压一大片人,既有许家窑村的,还有邻村麻黄垸村、安家窑村、姚明庄村、肖墙村的。坐在夜气清凉得有些微冷感觉的露天,人们全都一下子像是回到了很多年前,在村里露天看电影,大人呼儿唤女一片嘈杂,孩子们嬉笑打闹欢声一片。

让众人觉得新鲜的是,现在放电影并不用电影机,而是把U盘插进投影仪进行放映。电影连着放映3部。更让众人觉得新鲜的是,电影放映的居然有在今年8月底才公映的《百团大战》,显然乡放映队在选片上下了番功夫。这电影在市里的电影院看一场要花好多钱买票的。摄影家们关注的不是看电影,尽管电影精彩,有的摄影

家尽管很想完整地看完这场电影,但工作要紧,拍摄是他们的工作。他们在电影场内低头穿梭,捕捉镜头,拍出片子,时不时闪光灯猛地闪一下,人们在一惊之后随即一笑,欢声笑语随即响起,却很快又被旁边的人制止:“小声点!”因为欢声笑语影响了他们看电影。

维修破损村路

4日,县交通局派卡车先拉来沙子、石子二十多立方,拉来一车水泥。5日,调用来一台推土机,两辆卡车,施工人员进场,入村维修破损道路。这项工程需要5天时间。杨河芬和工作队员会同村委会的干部,又开了一次村“两委”会,专题商议修路。没隔几天就连着开了两次村“两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41

蒋蒋
京 陶
著

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委”会,这让村委的委员们都觉得新奇,毕竟之前一年也开不了几次村“两委”会。他们看杨河芬的眼光既有敬佩,又有亲切的成分了。

会议研究决定,由朱胜康协调施工队用水,由南兴国、夏春涛协调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。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4

王宏伟
编著

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一个农民诗人的红色情怀

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,甘肃庆阳的许多地方与著名的南泥湾一样,从1941年开始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1943年,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劳动英雄表彰大会。12月19日,毛主席接见了与会的劳

动英雄,当时有一位老英雄走近毛泽东,紧紧搂住毛泽东的肩膀,情不自禁地说:“大翻身哪!有了吃,有了穿,账也还了,地也赎了,牛也有了,这都是你给的。没有你,俺们这些穷汉子趴在你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!”接着脱口唱出了《咱们的领袖毛泽东》:

高楼万丈平地起,盘龙卧虎高山顶,边区的太阳红又红,咱们的领袖毛泽东;山川万里气象新,五谷生长绿茵茵,来了咱们的毛主席,挖掉穷根翻了身;自力更生闹革命,开展了生产大运动,为了革命得胜利,跟着咱领袖毛泽东。

这位劳动英雄就是来自陇东环县曲子镇刘

旗村的农民孙万福。

孙万福于1883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虽然不识多少字,但聪慧过人,擅长唱诗编歌,有出口成章、观景吟唱的本领。乡下游办社火活动,他常常扮演把新春祝福送到千家万户的“春官”。村镇上如有红白喜事,孙万福常常被选为总管。孙万福的仗义应事、助人为乐使其在家乡非常有名。1929年,陕甘等地大旱,孙万福家的地产典当一空,一家8口人吃了上顿没下顿。第二年,租种地主家20余亩地,除去苛捐杂税,仅收获3石粮食,就这样勉强度日。1936年6月,红军西征解放了他的家乡,乡亲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开展了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运动。

文艺